内臺集

內臺集卷之三目錄

樂府長短句六十六首

内臺集卷之三目録終

內臺集卷之三

浚川王廷相著

後學王光濟門人劉希杜校

樂府長短句

瑞龍吟 七夕

秋宵好又是銀漢澄波金風灑顥隔年幾許相思而今贏得佳期重到情如檮漫自書傳青鳳香分瑤草幾曾蓄怨含嚬少沾塵猥自傷窈窕

天上人間相慶已看靈駕龍鑾迎導更有鵲羽乘流飛梁天造逢郎片晌莫道成虛調猶勝

似嫦娥孤處年年縈抱悔竊靈丹早分明一水横天遶彼岸空凝眺誰把此情向玉皇哀禱使潢流盡涸變成乾道

如夢令

恨殺攪天風雨斷送一林花樹黃鳥不關情閑坐綠楊深處 愁緒愁緒無計與花作主

少年遊

倉庚呼友杜鵑啼恨攪亂小窻閒翠篠吟風紫葵迎日幽事頗相關 秋風吹冷蒹葭水時見塞鴻還迢迢草草虛名蹤跡逢鬢何日到青山

憶秦娥

清明迫流鶯啼遍長楊陌長楊陌萬花依舊去年紅白　香車寶馬儇遊客滿天風雨看花隔看花隔不堪回首惱人春色

如夢令

風外花枝嫋嫋閒上玉樓高眺來日是清明處處鞦韆熱鬧　說道說道燕子來時春好

驀山溪　九日

燒林紅葉又是一年秋晚處處有黃花香滿樓臺庭院請君及早開宴倘風雲不作好偶然變

可惜花淩亂　當時陶令醉倒東籬畔有客請
先歸問此事而今誰管西風休落帽去鬢絲絲
今年比前年短可負茱萸盞

長相思

梨花香李花香江燕來時春晝長王孫草又芳
萋瀟湘憶瀟湘雲水悠悠天一方鴈回人斷
腸

摸魚兒　秋憶

月糢糊層陰將雨盡是惱人天氣瑤琴倚閣無
情理聽徹井梧葉墜風細細更那堪寒蛩唧唧

重門閑歲光飛逝不見玉書來素髮無多能禁幾情殢　傷心事特地把人縈繫卻嫌萍梗身世秋來旅雁驚嘹唳魂斷碧雲天際人未會但滄水茫茫與煙空迢遞一塲風雨悽惻夢瀟湘人在天涯何由寄蘅蕙

無俗念　和桂洲

擺脫繁華成淡寂誰識天人豪傑縱令金屋坐王侯總是自翹生滅虎豹當關蛟龍競窟事變無時歇何苦橫風黑海孤舟浪涉　年來省識真訣無何境界別有閒風月十二樓臺三千蓬

島好補神僊員缺金碧靈文丹丘秘旨莫向人

間說捩手王喬遊遍玄洲閬闕

滿江紅 懷賀水部有序

賀僊名充石晉時爲水部員外郎宋真宗

東封僊乃布衣巾幘謁於道左帝不見異

而去因求之不獲熙寧中蘇長公爲密州

僊亦道旁謁之亦以不甚禮而去豈皆淺

於緣者邪往時予不信此近見朝邑劉太

守偉沒已數十年往往行遊人間與故舊

相見則知水部之事不爲虛傳但學道者

必得異人親爲指授而後有成雖上智之士了了頓悟使無口傳終歸於不能耳故作此詞以寄興亦以示學者不可苦講丹書以勞費心力但能積行累仁則異人自然來顧不然徒爲丹經之一蠹矣

大道希夷非指授可誰能得懷至寶同塵渾俗有何形色東坡居士浪相逢道君皇帝無緣識想先生隨世御風霆天南北　千料想終惶惑一點化成奇特況古來儒有神交夢覿弱水三千須援引洞天七十難尋覓倘相憐容使下風

求當甫詞

滿庭芳 重五

紅蕖香殘榴英葵朶早時庭院風光彼都人士相逐競年芳不喜釵符艾鈿喜時興雕虎珠囊節物有觴蒲解粽清宴啓華堂 何須纏綵索蛟龍愛客肯作猖狂枉勞心弔古無限思量惆悵靈均何處空目斷雲水瀟湘傷心事古今難辯有淚忽沾裳

水龍吟 詠蓮

匆匆桃李飛殘橫塘漸覺風光好南薰吹醒幾

多生意藕花開早吳兆魂銷秦臺人去有誰夠

窕似瀛洲僊子凌波微步臨鏡鬢鬟低照　暗

想當時造次直如今尚縈懷抱往事堪憐蘭舟

輕泛蓮歌清峭夢遶江南迢迢煙水幾時曾到

恐人在天涯無憑問訊白地又生煩惱

燭影搖紅　元宵

良夜迢迢鳳城十二蟾華吐更憐人世太平時

佳節逢三五處處珠樓洞府有天上霓裳羯鼓

王孫公子寶馬雕輿往來如雨　好景堪憐帝

京樂事尤難覯鰲山千丈引飛虹火樹成花霧

雲裏燈毬無數恐神僊來遊下土請君歸早防
備麻姑渾將人去

花犯　夏景

幾何時清和氣候匆匆便炎暑洞簫雲管延客
倒金尊佳會慵舉雕欄花盡無心倚畫簾垂翠
地更不管遊絲飛絮纏遶天涯去　西園鶯燕
笑東君減興日喃喃相對私語苦束帶搴裳犯
高人風致有氷簟籐牀供睡愛翳日垂楊濃蘸
水陰轉午斜陽透影再揀清凉處

崠瀟淡月　秋意

一林紅葉無力撼驚風與朝霞散揺落年華宋玉又生悲怨小樓悄悄欄干倚最浮雲不堪情戀玉書難寄海天空曠夢迷人遠　歎霜鬢年來較短旅中秋不禁登玩只見青山誰見古時人面鄉心渺渺隨流水更不待商歌魂斷新愁頓起半窗寒雨一聲歸鴈

白苧　聯人至樂

萬雲深幾曾到玄洲杳杳相逢異士傳得靈書分曉道璚英絳液非難造若問取機關全不假九還要眇繞結雪瑶池又解化氷丸玉沼黃中

通理留與人間卻老從赤松子遊亮此緣非小
須寶生煙玉質駐彩金華上清神物不比閑
花浪草到處有祥光持護圍遶君休淺視待他
龍變化性靈飛矯轉見神功照世韶容再還翁
媼卻恐先生不與他人道

賀新郎 春意

小閣延春早近清明池塘溫暖又生芳草飛過
流鶯何時到添得垂楊偏好碧檻裏天紅裊裊
珍重東君常愛護夜來風帶雨無分曉花落去
知多少 蓬洲草斷無青鳥水連天浮查影影

路長人渺何許春風吹玉樹誰寄瑶華翠葆但
坐對虛窗清悄天上樓臺無人到夢醒時尚覺
飛鸞繞回望眼衆山小

眼兒媚

殷勤鶯燕促花開佳景滿樓臺垂楊媚眼海棠
含笑齊送春來　心頭有事須拋卻延客勸深
杯醉來更把紫簫吹月畫角塩梅

蝶戀花

鸚鵡攪人春夢醒曉雨初收花弄紅綃影宮樣
寶粧渾洗淨多情卻怪臙脂冷　海燕雙飛簾

戶靜春色魔人舊恨空重省不恨落花紅滿逕

玉樓人去厭厭病

蝶戀花

花裊簾櫳春似綺午睡醒時簾捲香風細庭院人閒朱戶閉瑣窻惟聽黃鸝語　花枝欲淨瀟瀟雨雨橫風狂花被飄零去春到美人饒意緒不堪春色隨流水

虞美人

小園過郄清明了日日聞啼鳥一番春夢遶天涯可惜雲昏迷路不知家　戀頭白髮如知巳

年去隨流水王侯富貴總銷沉何苦敝車羸馬日勞心

賀新郎　讀楊太真傳

飛詔頻催取似嫦娥廣寒初降姣然眉嫵傳賜合歡玉條脫親插步搖繁露莫更道翠鬟雲縷七寶臺前香玉樹底須許掌上輕盈舞霓裳調掩千古　洗兒不怪金錢誤忽惹起漁陽兵馬震天聲鼓西幸六軍一不進步竟作馬嵬塵土又誰信早生天府傳得當年七夕事使君王妄想來生路又何限兩情苦

念奴嬌 張學士 仰宸樓

倚空樓閣對陽峰崒嵂楚天寥泬萬卷圖書煙靄上日抱幽人清節雲夢微茫洞庭空濶勝槩何時歌等閑瞻望瑞雲繚繞金闕　一自人去滄洲龍翔鳳翥有彌綸功業勸講從容常補袞致主分明夔契紫閣承華玉階清步翰苑陞風月莫輕回首九重眷顧方切

菩薩蠻 夏夜

霞收門巷蕭蕭晚柳外蟬聲清不斷獨坐捲簾時幽心秪自知　何處生輕暑蔌蔌風搖樹斜

月上横窗鸞鶴飛去雙

洞僊歌 寄林茂易

當年草草奉清塵無幾回首僊標杳瀛溆夢尋君飛遶九極虛空神蕩颺何啻凌風萬里 相思多意緒好景憐人欲把春華訊天際春去已多時草碧成茵燕生子亂紅流水待付託青鸞送書來又只怕遲回誤人心事

瀟湘逢故人慢 夏意

庭階過雨看荷盤疊翠榴火燒丹芳景稱人間有冰盤風篷透箔生寒樓臺側畔更陰陰碧樹

雕欄清坐夕燕鶯飛盡惟餘風篠珊珊　堪憐處瑣窗清雅正滿前許多幽事相關且散髮怡顏况吏罷呈書朝散鳴環蓬壺夢覺可隨意說與人間見無數靈山玉島偃娥冉冉乘鸞

風入松　春感

盈盈花柳遶滄洲乘興日登樓從教花落垂楊暗不妨門巷清幽最好呢喃燕子爲人說破春愁　年華滚滚水東流及早要知休王侯鍾鼎須臾事都來紅葉歸秋莫更從人問字直須酒醒扶頭

又 秋晚

秋風瑟瑟送年華搖落總堪嗟登高不盡茱萸盞分明孤負黃花休恨山長水濶不妨夢裏還家家江湖日日老蒹葭歸鴈滿平沙浮雲遮斷來時路路迷難問仙槎空採蘅香滿袖憑誰寄向天涯

又 懷舊

小樓飛翠梟垂楊鶯語晝初長一番花雨清人意欄干倚遍斜陽海上素書難料望窮煙靄微茫 美人遥在水雲鄉舊恩耿難忘夢魂冉冉

遊絲引與誰同渡瀟湘日暮碧雲天際覺來無限思量

驀山溪

淡陰輕暖何許春光媚碧草滿階生漸青到池塘深處煙籠綺陌日日潤垂楊風如狂雨如注妬殺花無主　貴家臺館雲擁如天府十二列金釵處處有分香玉女筵開玳瑁選勝恣遊盤鶯兒歌燕兒舞攘得春歸去

長相思　秋思

雲悠悠水悠悠何處書傳瑶草秋佳人天際頭

白楊洲綠楊洲風雨瀟瀟鴻夜愁夢佪人倚樓

水調歌頭 奉和夏桂洲談玄

古僊留火記妙在識玄關木自工夫簡易牝牡各相安休認枯禪白坐不是三黃八石異類肯來還直從一竅裏透出紫金丹　月生魂潮海淨水枯殘此候新陽覺動急採莫教閒偃月爐中眞氣玉女峰頭神火烹煉不偏寒陰符蟬蛻盡矯羽入蓬山

水調歌頭 和荅桂洲夏公論詩

玉皇香案吏淪謫下天闕却佐太平　天子國
祚萬方安補袞貞成夔契論道分明周召盛代
運交還逢青雲迎鬢綠白日照心丹　請無憂王
制歇古經殘禮樂親勞御制作詩賦等餘閑思致
上侔秦漢格調直侵風雅氣觸斗牛寒斯文宗
巨手喬嶽領群山

水調歌頭　奉和夏桂洲論學

六經垂大訓千古治攸關要在禮行分定民物
總歸安慨自山頹木萎生有異端邪說波蕩不
知還修身兼濟物此是聖門川　講虛空述訓

詁總戕殘大道何曾裨補徒使語成閒若究本來真性出自氣元種子火熱水終寒支離今日甚無處扣尼山

卜算子

天際有輕陰落日深深暮琴罷中林草閣閑驚鵲頻來去　不見素書回往事難成遇露冷梧桐金井秋誰識幽人處

惜餘春慢 詠秋鶯

記得來時花明柳綠正值春風初軟揀盡高枝如矜似妬獨占龍池鳳苑布穀催耕杜鵑思國

白地路迷魂斷一任他鼓弄笙竽恣意綿蠻睍睆　幾何時露冷遥空霜清九野上林芳減喚友言歸故山何在一望水迢天遠十二樓臺不堪重倚回首風煙誰管只留得蔓草萋迷浮雲昏慘

過秦樓　金陵春典

白鷺洲邊青溪渡口分得江南春早淡抹煙輕浮烘雲暖處處又生芳草更有燕舞迎人鶯歌如妓酒帘高挑待清明時候花濃柳艷尋春尤好　想繇代王謝風流齊梁富貴都付漁樵閒

道自啓鴻濛幾廻生滅誰似江山不老虎豹當關時宜遜避莫漫強生煩惱勸英雄趂取佳辰且開懷抱

青玉案 憶舊

秋來艷艷蘅香吐欲寄遠思千縷佳期縱有天然數美人何處情事難遥覩 而今不怕驚鴻苦怕鳳凰池上風和雨往日思量空意緒憑高一望萬重雲樹遮斷瀟湘浦

如夢令

一夜雨聲徹曉添得陰寒怪峭可惜海棠花零

落臙脂太早　休惱休惱眼下牡丹開到

摸魚兒

晝沉沉花陰停午滿前春意舒展看花却被花
相惱惹得與爭心懶簾不捲忽春驕朦朧催赴
蓬洲宴地遙天遠誰識玉宸君露凄風冷直上
廣寒殿　想塵世何許雲泥懸緬幾人曾到僊
苑分明乞與飛龍引不比竹枝團扇深想戀更
暗授靈書吹遍昭華管流鶯睍睆響過綠楊園
遊絲縹緲不覺夢魂斷

蝶戀花　寄郭价夫

雲淡雨疏寒食早春到人間何處無芳草遊徧
西園復東道漫誇蓬海三千島　早遂山居人
自好只恐青山不與人同老門巷春閒塵事少
可令白髮生煩惱

蘭陵王　詠懷

鷺袍曳更有法冠似鐵平生苦羸馬青衫走遍
天涯萬千折愧無能補闕託賴　聖明光烈而
今正海宴河清黎庶熙熙遂生業　流年電似
掣忽面渥銷丹鬢鬚垂雪雲臺麒麟閣眞殊絕榮
華終漸盡天馬呼風遊龍行雨漫情切好將神

用歇　須決請回首看滄海鯨波曾幾消滅青
山日日生薇蕨好拂袂歸去莫憑著操從來世
重賢軌成就在晚節

蝶戀花 江上作

雨足槐陰濃不透楊柳青青鶯燕忙時候江上
人家多戶牖春風處處還依舊　白髮無媒令
到手人世茫茫蓬島皆虛謬心事難酧如病酒
雲山萬疊空回首

浪淘沙 探春

青帝送春來先上樓臺紫荊花發海棠開縱是

薜蘿墻上草生意徘徊　雲暖護江隈物候相催晃鷺鷗鳴一時廻詞客探春新賦就筆底風雷

菩薩蠻春意

花壓闌干青杏小烏啼月墮踈窻曉何處有鳴絃遥從風外傳　愁來難遽遣愁近天涯遠遠夢過衡陽遊絲千丈長

菩薩蠻旅行

南來北去空碌碌蝸角名塲日趂逐海上有三山幾人能駐顏　匹馬秋風陌落日獨行客客

思浩無邊空林響杜鵑

蘇幕遮 聽思

日遲遲風淡淡楊柳陰濃忽聽流鶯囀正值晝長人意倦午睡撩人不覺揮琴嬾 瑣窗幽春夢淺野水斜陽何處堪遊衍意緒幾何容易辯說與無情只作閒愁怨

滿江紅 送林判官之泰州

物阜人和大要在生全提挈况斥海凋荒赤子尤堪悲咽粮莠敗田當易治牛羊求牧須肥茁問前賢㩗手取功名非空說 尚書齋門閥

三山秀人豪傑信家傳自有文章風節翔鳳瑞時神彩見游龍潤世甘霖洩看從今異政起蜚聲彌金闕

夜飛鵲 中秋不見月

如何今夜月不與人同雲緲緲霧濛濛玉蟾何處流清影教人暗理絲桐臨池可誰相伴有莎雞吟草螢火翻風天不管嫦娥應下水晶宮屏翳空云神力秋滚滚頑陰貪護飛龍可惜經年一度清尊皓魄各自西東且須妙舞清歌借取燭花紅待來年此夕玉樓瑤苑再約相逢

渡江雲

一番新雨過海榴庭院無數亂紅飛小樓簾不捲石枕藤牀午睡半醒時斑鳩杜宇似共說遊客當歸忽地裏悄然飛去又恐被人知　休疑紫芝無價白髮難醫看滄溟渺渺恐任公鰲竿千丈枉用心機麟臺鳳閣今何在總寒煙衰草萋迷君莫誤溪山雲水佳期

倦尋芳慢

堪嗟世態一任雕鐫誰辨優劣潤步貞修空歎古來豪傑淨洗沿華真率見鑒開混沌天然歇

萬塵中看鼠肝虫臂零星騷屑　莫癡想斡旋造化呼吸風雷垂勛朝列受用無何早巳電光銷滅抱甕丈人羞計巧焚魚學士稱明哲好斟量取知幾時措天人風節

長相思

杜鵑啼似相疑苦憶青山未便歸惟應明月知塞鴻飛玉書遲悶對江湖搖落時西風冷釣磯

又

水盈盈一池萍夏木陰陰雙鳥鳴塵囂清不清

泉冷冷玉琴聲簾戶無人花作朋道心生不生

虞美人 寄張元傑

燕引雛飛鶯語困花落紅成陣晚來何處最相關惟有出門曳杖看青山 浮生百歲今強半出處非難辯風雲天上杳無端休驚江頭鳧鷺送飛鸞

賣花聲 即浪淘沙

猶記別離朝送上河橋垂楊折贈最長條日暮酒闌人去也淚濕鮫綃 此恨總難消常在眉

稍雲山疊疊水迢迢寶馬不知何處去欲問天高

又

深院寶燈燒猶記元宵海棠花發可憐嬌十二樓臺春悄悄相伴吹簫　別去不崇朝海濶天遥落花空恨雨瀟瀟杜宇不知人意苦一樣魂銷

阮郎歸

一川風柳碧盈盈夕陽蟬亂鳴行人過盡水煙生孤舟自在橫　池草滿岸花榮燕雛學語輕

清歌勸醉玉山傾黃鸝大劇情

望江南 寄王庸之

王孫草依舊過江生夢遶池塘多意緒香雲羅綺最分明春來欲寄情 紫陽仙一去隔蓬瀛寶扇有心緘蛺蝶玉書無計託鶼鶼相思鬢雪盈

玉燭新 寄劉遠夫

勞勞成白首恨海濶天長佳期難講秋江蘅芷空相訊細瑣不堪生壽以成春暖又一番風動花柳天遠處任自思君幾曾聽鶯傾酒 而今

記得當年似出海神龍雲霄奔走文章風節龍泉在光射紫垣星斗古來婁非終莫掩高賢才秀請看取烏上栖鸞凌霄還又

謁金門

春索索落盡小欄花萼不是飛紅太情薄夜來風雨惡　曉夢霄天寥廓認得九成蓬閣海上靈鸞終可託有時償夙諾

水調歌頭送方西樵閣老次渭厓韻

幾年黃閣老名重紫微關早已抽身海嶠日近遠長安洞口閒雲候客林下春花送酒山鳥喜

人還逍遥堪樂壽不必養神丹　見如今強健在景非殘更賴　皇恩浩蕩容易乞身閒只恐蒼生懸望惹得鸞書冊下依舊石床寒倉忙趨北闕懊惱出東山

木蘭花慢寄嚴介溪太宰

念留都官府多清賞比僊遊有杏塢迎春蓮舟泛月菊宴觴幽況遇文章山斗陪登眺豪爽興難酬幾向東園池館聽殘瑤琴清謳　舊來佳興未嘗休在心頭柰吳苑蒼茫楚天空濶一望悠悠故人想應清健歎杜陵蓬鬢不禁秋貪戀

五雲天闕栖栖猶未回斬

減字木蘭花二首 和桂洲韻

亂紅飛雨碧樹臯窗鶯囀午兀坐長吟誰識幽人世外心 九華靈卷曾向人間延訪遍鴻寶天閒自有神仙玉檢來

又

曉來慵起一欄花困瀟瀟雨悶啓層軒無數西山青到門 朝衫漫裹白髮催人年已大莫強縈心未附雲龍可作霖

沁園春 贈唐飛霞

矯矯羽人超出世緣久于冥哉奈三千弱水渺無邊際尋常魂夢迥隔風雷甞料塵途至人懷寶天遣相逢八分若該默地裏把靈書暗授不隔形骸　古來幾許奇才都付與昆明萬刼灰想勢焰豪華終身迷性靈嫦娥素女無處憑媒擾擾人間雲煙富貴盡作蜉蝣旦暮廻有誰能與飛霞道者握手蓬萊

内臺集卷之三終

內臺集卷之四目錄

雜著

内臺集卷之四目錄終

內臺集卷之四

浚川王廷相著
後學王光濟門人劉希杜校

雜著

答何栢齋造化論十四首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陰陽也太極者陰陽合一而未分者也陰有陽無陰形陽神固皆在其中矣故分為兩儀則亦不過分其本有者若謂太虛清通之氣為太極則不知地水之陰自何而來也

栢齋謂神爲陽形爲陰又謂陽無形陰有形矣今却云分爲兩儀亦不過分其本有者既稱無形將何以分止分陰形是無陽矣謂分兩儀豈不自相矛盾使愚終年思之而不得其說望將陰陽有無分離之實再爲教之栢齋又謂以太虛清通之氣爲太極不知地水之陰自何而來嗟乎此栢齋以氣爲獨陽之誤也不思元氣之中萬有俱備以其氣本言之有蒸有濕蒸者能運動爲陽爲火濕者常潤靜爲陰爲水無濕則蒸靡附無蒸則濕不化始雖淸微鬱則妙合而

凝神乃生焉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氣者形之種而形者氣之化一虛一實皆氣也神者形氣之妙用性之不得已者也三者一貫之道也今執事以神爲陽以形爲陰此出自釋氏仙佛之論誤矣夫神必藉形氣而有者無形氣則神滅矣縱有之亦乘夫未散之氣而顯者如火光之必附於物而後見無物則火尚何在乎仲尼之門論陰陽必以氣論神必不離陰陽執事以神爲陽以形爲陰愚以爲異端之見矣

道體兼有無陰爲形陽爲神神無而形有

其本體蓋未嘗相混也釋老謂自無而有誠非矣浚川此論出於橫渠要其歸則與老氏無而生有者無異也釋氏則實以有無並論與老氏不同此不可不知也所未精者論真性與運動之風爲二及以風火爲形耳陰陽管見中畧具此意有志於道者詳之可也浚川所見出於橫渠其文亦相似

栢齋言道體兼有無亦自神無形有來此不須再辯愚謂道體本有本實以元氣而言也元氣

之上無物故曰太極言推究於至極不可得而知故論道體必以元氣爲始故曰有虛即有氣虛不離氣氣不離虛無所始無所終之妙也氣爲造化之宗樞安得不謂之有執事曰釋老謂自無而有誠非矣又謂余論出於橫渠要其歸則與老氏合橫渠之論與愚見同否且未暇辯但老氏之所謂虛其旨本虛無也非愚以元氣爲道之本體者此不可以同論也望再思之

日陽精蓋火之精也星雖火餘然亦有其體矣陰止受火光以爲光者如水與水精

之類也猶月之小者也風雷雖皆屬陽然
風屬天之陽雷屬火之陽亦不可混至於
雲則屬陰水今獨不可謂之陽也
陰陽即元氣其體之始本自相渾不可離析故
所生化之物有陰有陽亦不能相離但氣有偏
盛遂爲物主矣星隕皆火能焚物故謂星爲陽
餘栢齋謂雲爲獨陰矣愚則謂陰乘陽耳其有
象可見者陰也自地如縷而出能運動飛揚者
乃陽也謂水爲純陰矣愚則謂陰挾陽耳其有
質而就下者陰也其得日光而散爲氣者則陽

也但陰盛於陽故屬陰類矣

天陽爲氣地陰爲形男牡牝皆陰陽之合也特以氣類分屬陰耳少男有陽而無陰少女有陰而無陽也寒暑晝夜嘗見有論至於呼吸則陽氣之行不能直遂蓋爲陰所滯而相戰耳此屈伸之道也凡屬氣者皆陽凡屬形者皆陰此數語甚真然謂之氣則猶有象不如以神字易之蓋神即氣之靈尤妙也

愚嘗驗經星河漢位次景象終古不移謂天有

定體氣則虛浮虛浮則動盪動盪則有錯亂安能終古如是自來儒者謂天爲輕清之氣恐未然且天包地外果爾輕清之氣何以乘載地水氣必上浮安能左右旋轉漢郗萌曰天體確然在上此真至論智者可以思矣栢齋惑於釋氏地水火風之說遂謂風爲天類以附成天地水火之論其實不然先儒謂風爲天體旋轉盪激而然亦或可通今云風即天類誤矣男女牝牡專以體質言氣爲陽而形爲陰男女牝牡皆然也即愚所謂陰陽有偏盛即盛者恒主之也栢

齋謂男女牝牡皆陰陽相合是也又謂少男有陽而無陰少女有陰而無陽豈不自相背馳寒暑晝夜以氣言蓋謂屈伸往來之異非專陰專陽之說愚於董子陽月陰月辯之詳矣呼吸者氣機之不容已者呼則氣出出則中虛虛則受氣故氣入吸則氣入入則中滿滿則溢氣故氣出此乃天然之妙非人力可以強而爲之者栢齋謂陽爲陰滯而相戰恐無是景象當再體驗之何如栢齋又謂愚之所言凡屬氣者皆陽凡屬形者皆陰以下數語甚真此愚推究陰陽之

極言之雖慘愴之象亦陰飛動之象亦陽蓋謂二氣相待而有離其一不得者況神者生之靈皆氣所固有者也無氣則神何從而生栢齋欲以神字代氣恐非精當之見

土即地也四時無不在故配四季水溫爲火熱之漸金凉爲水寒之漸故配四時特生之序不然耳五行家之說自是一端不必與之辯也火旺於夏水旺於冬亦是正理今人但知水流而不息遂謂河凍川氷爲水之休囚而不知氷凍爲水之本體流

動爲天火之化也[illegible]矣

栢齋曰土即地四時無不在愚謂金木水火無氣則已有則四時日日皆在何止四季之月今土配四季金木水火配四時其餘無配時月五行之氣不知各相退避乎即爲消滅乎突然而來抑候次於何所乎此假象配合穿鑿無理甚較然者世儒惑於邪妄而不能辯豈不可哀栢齋又曰五行家之說自是一端不必與辯愚謂學孔子者當推明其道以息邪說庶天下後世崇正論行正道而不至陷於異端可也何可謂

自是一端不必與辯然則造化真實之理聖人雅正之道因而蒙蔽晦蝕是誰之咎其謂水旺於冬猶爲涸疾夫夏秋之時膚寸雲靄大雨時行萬流湧溢百川灌河海潮爲之嘯逆不於此時而論水旺乃於水泉閉涸之時而強配以爲旺豈不大謬又謂令人但知水流而不息遂爲河凍川氷爲水之休囚而不知氷凍爲水之本體流動爲天火之化嗟乎此尤不通之說夫水之始化也氷乎水乎使始於氷雖謂氷爲水之本體固無不可矣然果始於氷乎水乎此有識

者之所能辯也夫水之始氣化也陽火在內故有氣能動氷雪者雨水之變非始化之體也安可謂之本裂膚墮指而江海不氷謂流動爲天火之化得乎哉

人之神與造化之神一也故能相動師巫之類不可謂無浚川舊論天地無知鬼神無靈無師巫之術今天地鬼神之說變矣而師巫猶爲之無如舊也何哉此三事一理也特未思耳神能御氣氣能御形造化人物無異但有大小之分耳造化神氣大

故所能爲者亦大人物神氣小故所能爲者亦小其機則無異也州縣小吏亦能竊人主之權以行事此師巫之比也行禱則求於造化之神也設位請客客有至不至設主求神神有應不應然客有形人見之神無形人不能見也以目不能見遂謂之無淺矣此木主土偶之比也蒸水爲雲洒水爲雨搖扇起風放炮起雷皆人之所爲也皆人之所共知也此雖形用主之者亦神氣也師巫則專用神氣而不假於形者

也通此則邪術之有無可知矣浚川論人道甚好特天道未透耳蓋其自處太高謂人皆不及已故謂已見不可易耳吾幼時所見與浚川大同後乃知其非吾料浚川亦當有時而自知其非也

愼言此條乃爲師巫能致風雲雷雨而言故曰雨暘風霆天地之德化而師巫之鬼不能致耳或能致者偶遇之也至於邪術亦未嘗謂世間無此但有之者亦是得人物之實氣而成非虛無杳冥無所憑藉而能之也如採生折割如滌

目幻視等類與師巫之虛無杳冥能致風雨不同皆藉人物之實氣栢齋又謂造化之神氣大故所能爲者亦大人物神氣小故所能爲者亦小其機則無異矣愚則謂天所能爲者人不能爲人所能爲者天亦不能爲之師巫若能呼風喚雨何不如世俗所謂吹氣成雲噀唾成雨握手成雷拂袖成風頃刻之間靈異交至又何必築壇敕將祭禱旬朔以待其自來豈非誑惑耶俗士乃爲信之悲哉栢齋又謂州縣小吏亦能竊人主之權以爲師巫能竊天神之權愚以爲

過矣小吏人非皆人也所稱皆人事也故可能師巫人也風雨天也天之神化師巫安能之投鐵於淵龍起而雨此乃正術亦非冥祈不可同也又謂設主請客有至不至如師巫求神有應不應此皆爲師巫出脫之計請客不至或有他故求神不應神亦有他故邪此可以發笑又謂蒸水爲雲洒水爲雨搖扇起風放炮起雷爲人神氣所爲不知此等雲雨風雷真邪假邪若非天道之真不過物象之似耳與師巫以人求天有何相類且師巫專用神氣而不假之以形不

知是何神靈聽師巫之所使抑師巫之精神邪此類說夢愚不得而知之其謂愚論人道甚好特天道未透蓋自處太高謂人皆不及已故執已見不可易又謂向時所見與浚川大同後乃知其非吾料浚川亦當有時自知其非此數言教愚多矣但謂自處太高謂人不及已此則失愚之心也夫得其實理則信不得其理此心扞格不契何以相信使芻蕘之言會於愚心即躍然領受況大賢乎謂人不及已執所見而不易此以人爲高下而不據理之是非者之爲也愚

豈如是望體恕幸甚栢齋又云神能御氣氣能御形似神自外來不從形氣而有遂謂天地太虛之中無非鬼神能聽人役使亦能爲人禍福愚則謂神必待形氣而有如毋能生子子能爲毋主耳至於天地之間二氣交感百靈雜出風霆流行山川冥漠氣之變化何物不有欲離氣而爲神恐不可得縱如神仙尸解亦人之神乘氣而去矣安能脫然神自神而氣自氣乎由是言之兩間鬼神百靈顯著但恐不能爲人役使亦不能爲人禍福耳亦有類之者人死而氣未

散乃憑物以祟人及夫罔兩罔象山魈水魖之怪來遊人間皆非所謂神也此終古不易之論望智者再思之何如

讀禍福祭祀之論意猶謂鬼神無知覺作爲此大惑也人血肉之軀耳其有知覺作爲誰主之哉蓋人心之神也人心之神何從而來哉蓋得於造化之神也故人有知覺作爲鬼神亦有知覺作爲謂鬼神無知覺作爲異於人者梏於耳目聞見之驗而不通之以理儒之淺者也程張不免有此

失先聖論鬼神者多矣乃一切不信而信
淺儒之說何也豈非梏於耳目聞見之迹
而不能通之以理者乎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
殃語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故知人之爲善爲
惡乃得福得禍之本其不順應者幸不幸耳故
取程子答唐棣之論乃爲訓世之正今栢齋以
禍福必由於鬼神主之則夫善者乃得禍不善
者乃得福鬼神亦誘惡不仁矣有是乎且夫天
地之間何虛非氣何氣不化何化非神安可謂

無靈又安可謂無知但亦冥冥恍惚非必在在可求人人得而攝之何也人物巨細亦夥矣攝人必攝物強食弱智戕愚衆暴寡物殘人人殺物皆非天道之當性命之正世之人物相戕相殺無處無之而鬼神之力不能報其冤是鬼神亦昧劣而不義矣何足以為靈異故愚直以仲尼敬鬼神而遠之以為至論而祭祀之道以為設教非謂其無知無覺而不神也大抵造化鬼神之迹皆性之不得已而然者非出於有意也非以之為人也其本體自如是耳於此而不知

皆淺儒誣妄惑於世俗之見而不能達乎至理者矣此又何足與辯

先聖作易見造化之妙有有形無形之兩體故畫奇耦以象之謂之兩儀見無形之氣又有火之可見者有形之形又有水之可化爲氣者故於奇之上又分奇耦耦之上亦分奇耦謂之四象是畫易之次第即造化之實也乃謂其局而謬誤矣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聖人推論畫易之原非論天地造化本然之

妙用也函谷當時往往準易以論造化愚嘗辭
而病之栢齋前謂太極爲陰陽未分兩儀爲陰
陽已分似也今於生四象又謂聖人見無形之
氣又有火之可見有形之形又有水之可化爲
氣者故於奇之上又分奇耦耦之上亦分奇耦
謂之四象嗟乎此論爲蛇添足又豈自然而然
之道哉先儒謂四象爲陰陽剛柔四少乃本易
中之所有者後人猶議其無據今乃突然以形
氣水火名之於易戾矣形氣易卦未嘗具論水
火卦有坎離此而名之豈不相犯求諸要歸大

氏栢齋欲以易卦之象附會於造化故不覺其牽合穿鑿至此耳嗟乎易自邵朱以來如先天後天河圖五行任意附入者已多及求諸六十四卦何嘗具此後學自少至老讀其遺文迷而不省又爲衍其餘說日膠月固而不可解使四聖之易雜以異端之說悲哉

天地未生蓋混沌未分之時也所謂太極也天神地形雖曰未分實則並存而未嘗缺一也太虛之氣天也神也以形論之則無也地則形也非太虛之氣也以形論之

則有也分為天地與未分之時無異也謂儒之道無無無空者非也神與形合則物生所謂精氣為物也神去形離則物死所謂遊䰟為變也神存人心性是也無形也形在人血肉是也無知也方其生也形神混合未易辯也及其死也神則去矣去者固無形也形雖尚在固已無知而不神矣此理之易見者也乃謂儒道無無無空何也此說出於橫渠不足為據蓋橫渠見道亦未真也老氏謂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悞矣橫渠力辯其失及自爲說則謂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耳客形有也生於無形此與老氏有生於無者何異是無異同浴而譏裸裎也釋氏猶知形神有無之分過於橫渠特未精耳

太虛太極陰陽有無之義已具於前不復再論但源頭所見各異故其說遂不相入耳愚以元氣未分之時形氣神冲然皆具且以天有定體安得不謂之有不謂之實栢齋以天爲神爲風皆不可見安得不謂之無不謂之空今以其實

言之天果有體邪果止於清氣邪遠不可見故無所取證耳若論天地水火本然之體皆自太虛種子而出道體豈不實乎豈不有乎栢齋謂儒道有無有空不過以天爲神遂因而誤之如此耳夫天包地外二氣洞徹萬有莫不藉之以生藉之以神藉之以性及其形壞氣散而神性乃滅豈非生於本有乎栢齋以愚之論出於橫渠與老氏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不異不惟不知愚及老氏亦不知矣老氏謂萬物生於有謂形氣相禪者有生於無謂形氣之始本無也愚

則以爲萬有皆具於元氣之始故曰儒之道本實本有無無也無空也栢齋乃取釋氏猶知形神有無之分愚以爲此栢齋酷嗜仙佛受病之源矣

五行生成之數誠妄矣有水火而後有土之說則亦未也天地水火造化本體皆非有所待而後生也木金則生於水火土相交之後正蒙一段論此甚好但中間各有天機存焉天神無形人不能見故論者皆遺之此可笑也浚川所見高過於函谷函

谷所見多無一定細觀之自見今不暇與辯也嘉靖甲午十月晦日書於栢齋私居

栢齋謂天地水火造化本體皆非有所待而後生愚則以爲四者皆自元氣變化出來未嘗無所待者也天者氣化之總物包羅萬有而神者也天體成則氣化屬之天矣故日月之精交相變化而水火生矣觀夫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可測矣土者水之浮滓得火而結凝者觀海中浮沫久而爲石可測矣金石草木水火土之化也雖有精粗先後之殊皆出自元氣之種

謂地與天與水火一時並生均爲造化本體愚

竊以爲非然矣

老氏謂有生於無周子謂無極而太極太極生二五橫渠謂太虛無形生天地糟粕所見大畧相同但老氏周子猶謂神生形無生有橫渠則謂虛與形止由氣之聚散無神形有無之分又不同也予竊謂論道體者易象爲至老子周子次之橫渠爲下

蓋以其不知神形之分也

神形之分鬼升而䰟降也古今儒者孰不知之

今謂老氏周子知之橫渠不知豈不寃哉大抵老氏周子不以氣爲主誠以爲無矣與栢齋以神爲無同義與橫渠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大相懸絶夫同道相賢殊軌異趨栢齋又安能以橫渠爲然嗟乎以造化本體爲空爲無此古今之大迷雖後儒扶正濂溪無極之旨曰無聲無臭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亦不明言何物主之豈非談虛說空乎但形神之分能知陰陽果不相離則升而上者氣之精也降而下者氣之跡也精則爲神爲生爲明靈跡則爲

形爲死爲糟粕神之氣終散歸於太虛不滅息也形之氣亦化歸於太虛爲腐臭也則造化本體安得不謂之有安得不謂之實老釋之所謂有無有空者可以不攻而自破世儒謂理能生氣者可以三思而自得矣望柏齋以意逆志除去葛藤舊見當自契合

地上虛空處皆天天氣可謂聚矣是豈有形而可見乎天變爲風風之猛者排山倒海氣之聚益顯矣謂之離明得施有形可見得乎故曰陽爲神無聚散之迹終不可

見而張子之論未至也予初著嘗見多引
而不發蓋望同志深思而自得之也忽而
不察者皆是　復引而　伸之然不能盡
言也其餘則尚有望於世之君子焉甲午
冬至前三日書

地上虛空謂之皆氣則可謂之皆天則不可天
自有體觀星象河漢確然不移可以測知且天
運於外無一息停虛空之氣未嘗隨轉謂地上
皆天恐非至論矣風之猛者排山倒海謂氣之
動則可謂氣之聚則不可夫氣之動由力排之

也力之排由激致之也激之所自天機運之也此可以論風矣謂天運成風則可謂天即風則不可氣雖無形可見却是實有之物口可以吸而入手可以摇而得非虛寂空無所索取者世儒類以氣體爲無厥覩誤矣愚謂學者必識氣本然後可以論造化不然頭腦既差難與辯其餘矣

陰陽不測之謂神地有何不測而謂之神邪若謂地之靈變此自天之藏於地者耳非地之本體也

栢齋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地有何不測而謂之神愚則以爲后坤發育群品載生山川蘊靈雷雨交作謂地不神恐不可得又曰地有靈變此天藏於地者非地本體若然則地特一大死物矣可乎愚則以爲萬物各有稟受各正性命其氣雖出於天其神即爲已有地有地之神人有人之神物有物之神謂地不神則人物之氣亦天之氣謂人物不能自神可乎此當再論

張子謂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形生於無無形此與老子有生於

無之說何異其實造化之妙有者始終有無者始終無無不可混也嗚呼世儒惑於耳目之習熟久矣又何可以獨得之意強之哉後世有楊子者自相信矣

愚嘗謂天地水火萬物皆從元氣而化蓋由元氣本體具有此種故能化出天地水火萬物如氣中有蒸而能動者即陽即火有濕而能靜者即陰即水道體安得不謂之有且非濕則蒸無附非蒸則濕不化二者相須而有欲離之不可得者但變化所得有偏盛而盛者嘗主之其實

陰陽未嘗相離也其在萬物之生亦未嘗有陰
而無陽有陽而無陰也觀水火陰陽未嘗相離
可知矣故愚謂天地水火萬物皆生於有無無
也無空也其無而空者即橫渠之所謂客形耳
非元氣本體之妙也今栢齋謂神爲無形爲有
且云有者始終有無者始終無所見從頭差異
如此安得強而同之栢齋又云後世有楊子雲
自能相信愚亦以爲俟諸後聖必能辯之

內臺集卷之四 終